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七冊

淮南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 27 )
函號	国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淮南子舊叙

漢高誘註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  
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  
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  
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  
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  
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



淮南子 卷之八 余  
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  
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  
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  
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  
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  
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  
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

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  
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  
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  
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  
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  
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  
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  
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  
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



淮南子 卷之二  
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

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註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偕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子舊叙

淮南子目錄

原道訓

俶真訓

天文訓

地形訓

時則訓

覽冥訓

精神訓

本經訓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汜論訓

詮言訓

兵畧訓

說山訓

說林訓

人間訓

脩務訓

泰族訓

要畧



淮南子目錄

淮南子卷一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愜于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



而章三光甚淖而河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而便于性神託

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啍謳覆育萬物羣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觫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暇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豉行喙息蠓飛蠅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



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  
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  
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  
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  
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  
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  
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徃經霜雪而無迹照日  
光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

崑崙排闥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  
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  
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  
陽爲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  
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洒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于霄  
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  
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



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挫遠而不  
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于無窮之地是故天  
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  
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  
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  
應而景不一設呌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  
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

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  
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  
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  
之至騰踴淆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  
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  
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  
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  
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  
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



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  
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  
有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  
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螭捕鼠  
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  
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  
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  
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

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  
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  
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  
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  
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  
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  
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  
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  
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  
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  
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  
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  
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  
其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  
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而功旣成矣秋風下霜  
到生挫傷鷹雕搏鷲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

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  
穴禽獸有羗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  
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  
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  
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  
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  
鱗蟲短綬不絳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  
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



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  
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  
枳鵲鵲不過濟泐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  
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  
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  
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  
也所謂人者偶眎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  
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  
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

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  
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  
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  
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  
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  
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  
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  
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祠越王



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  
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  
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  
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堯堦以封壤肥饒  
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  
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  
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  
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  
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

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  
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  
保其精神偃其智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  
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  
之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  
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  
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  
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



應當所謂志弱者柔彘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

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輳日以月悔也以及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



之由是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  
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  
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  
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  
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  
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  
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  
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  
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  
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  
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  
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  
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渝於  
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  
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  
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  
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  
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  
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  
忽區之上邇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  
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  
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  
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  
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  
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  
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  
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  
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  
矣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要也虛  
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  
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  
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



九天下貫九野負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  
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忝隱閔  
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旣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  
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  
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  
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寸之數不過五而五  
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  
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

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  
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  
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  
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  
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  
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  
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無迹常  
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  
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

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䟽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太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其寬不躁其神不燒湫寥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影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



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  
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  
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  
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  
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  
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  
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  
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鷗鷺之樂乎吾所謂樂  
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

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  
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  
其爲曜不欣欣其爲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  
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是故有以  
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  
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  
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  
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  
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



淮南子 卷一 七  
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  
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  
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  
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  
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  
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  
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  
不浹于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  
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  
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  
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  
夫內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  
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  
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  
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  
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  
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



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

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恃勢操殺生之柄而行其號令耶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濤海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湔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



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雪霜瀼瀼浸潭茨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徜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喈喈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是

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强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  
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  
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  
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  
三者傷矣是故聖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  
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廢氣不  
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宜而行之則昧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

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  
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  
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  
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  
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  
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  
其行也足蹟趯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  
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  
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



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嶺列埒之門而躋蹈于污壑寔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

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忘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利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子卷一

淮南子卷二  
漢劉向校定

俶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  
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  
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兢暢于宇宙之間被



淮南子 卷二  
德含和續紛龍莖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  
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彷彿氣遂而  
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  
青葱苓龍荏菹炫煌蠓飛蠕動蚊行喙息可切  
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  
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  
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

深閔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  
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  
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先見其形若光耀之間  
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  
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  
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



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

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昏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冰移易於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旣者其神



淮南子 卷二  
三  
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撿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母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母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

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載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



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撻挺捥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掇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

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蜺旻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骸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



闇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  
體道不能敗湍瀨旋淵吕梁之深不能留也太  
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  
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  
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貴  
富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  
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  
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  
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

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  
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垓之宇寂  
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是  
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  
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  
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  
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  
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



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撩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踴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

鼎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䟽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幹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澤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也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槃緇則



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

論之夫疾風敕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翱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



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

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剖剝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



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  
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  
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  
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  
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  
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  
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  
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  
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

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  
暘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  
矣夫梲木色青翳而羸瘠蝸睨此皆治目之藥  
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  
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涪無尺之鯉塊  
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  
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此  
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



擊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  
命在于外也至德之世其瞑于溷濶之域而徒  
倚于汙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  
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  
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顚顚然仰其德以和順當  
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  
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  
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  
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

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  
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  
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勑提挈陰陽搏捫  
剛柔枝解葉賁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  
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  
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  
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  
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  
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



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  
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  
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多財不足以贍其  
費於是萬民乃始慊離踈各欲行其知僞以  
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  
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  
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  
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  
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

也則不然擢德攘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  
招螬振縋物之毫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  
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  
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  
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  
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  
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



物爲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

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藴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



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

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窺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



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  
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  
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  
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  
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  
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  
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  
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  
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

蚤蚩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撓人心也  
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蚩之慘怛也而欲靜漠  
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  
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  
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  
樹木者灌之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  
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  
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



淮南子 卷二  
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

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



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  
世亂則智者不得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  
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  
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  
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  
四海仁非不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  
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  
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  
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  
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淮南子卷二

淮南子卷三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漚漚故曰太昭道始  
于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  
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  
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  
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  
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



淮南子 卷三  
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  
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  
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  
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  
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  
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  
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

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  
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  
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  
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蜺焦火上  
蓐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  
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  
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



絕賁星墜而渤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  
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  
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  
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  
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  
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  
軒轅咸池四宮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  
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  
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

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  
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雫參東  
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  
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  
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  
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  
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  
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  
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



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  
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  
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  
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  
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  
二八十六三四十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  
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  
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

饑爲兵出入無常辨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  
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  
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  
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  
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  
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  
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  
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  
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



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不周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

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



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鳥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

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日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



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  
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  
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  
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  
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  
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  
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  
出蟬始鳴半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  
口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

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  
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  
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  
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  
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  
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  
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  
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  
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



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  
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  
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  
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  
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  
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  
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

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  
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  
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  
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  
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  
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  
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  
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  
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



曰秋分雷戒蟄蟲比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  
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  
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  
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  
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  
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曰冬至鵲始加  
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  
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

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  
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  
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  
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  
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  
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



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  
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  
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  
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  
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  
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

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  
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  
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  
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  
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  
鰥寡行糴鬻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脩城  
郭審羣禁飾兵甲倣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  
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



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  
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鰕鳥蟲多傷庚子干  
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  
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  
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  
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菰  
封燠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  
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  
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

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  
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至秋三月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  
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  
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  
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  
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侯歲是故天不發其陰  
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  
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



淮南子 卷三  
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  
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  
也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  
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  
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  
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餽時至于女紀  
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  
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  
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  
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  
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  
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  
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  
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  
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  
則萬物蟪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



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  
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  
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  
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  
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  
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  
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  
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  
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

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  
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  
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  
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  
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  
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  
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



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

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

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蓂定蓂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蓂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



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  
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  
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  
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  
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  
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  
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  
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

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  
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  
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  
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  
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  
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  
閼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  
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  
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



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

與之晨出東方管室東璧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雋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



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  
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  
在後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  
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  
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  
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  
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  
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  
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

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  
擊鈞陳之衡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欲知天道  
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  
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  
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  
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  
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  
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  
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



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  
畢十六觜雉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  
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  
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  
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  
雋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  
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衡歲乃有殃當居而  
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太陰治春則欲行  
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

則欲脩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三歲  
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  
衰十二歲而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  
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己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  
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  
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



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  
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  
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  
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  
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  
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  
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  
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  
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

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  
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  
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  
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  
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  
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  
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  
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



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  
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單闕之歲歲和稻菽  
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  
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  
柔兆大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  
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  
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  
維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  
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涪灘之歲歲和小雨行

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  
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  
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  
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大  
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  
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  
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  
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  
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



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

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



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

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三

淮南子卷四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  
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  
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  
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  
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



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  
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  
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  
城穀阪井陘令庇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  
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  
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  
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  
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颶風西北曰麗  
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

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  
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  
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  
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壤洪水以爲  
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  
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



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瑯玕  
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  
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  
九升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  
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  
是其䟽圃䟽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  
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  
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  
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

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  
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  
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  
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  
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帝  
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  
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  
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  
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



有八殞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  
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  
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  
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  
冥曰寒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殞之  
外廼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  
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  
南方曰都廣曰反戸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  
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

氷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  
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  
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  
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  
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  
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  
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  
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



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  
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  
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  
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  
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  
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  
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

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  
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蠶林氣多瘡  
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  
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  
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  
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  
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比方有  
不釋之水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  
寢屠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



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  
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  
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  
食木者多力而癩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  
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  
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  
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  
其情惟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  
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

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竒竒  
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  
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  
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  
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  
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  
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  
屬於陽故鳥魚皆卯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



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入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

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



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眉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

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醎鍊醎生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反



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  
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  
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  
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  
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  
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  
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  
民一目民無繼民維棠武人在西北陬磻魚在

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  
株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  
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桃甘櫨  
甘華百果所出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  
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  
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  
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不周  
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庇西王母在流沙之瀕  
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



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  
在崑崙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  
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  
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壠在建木西  
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  
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  
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  
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  
睢出荆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楊戩

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  
獵山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漢出蟠冢涇出薄落  
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  
華竅澠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瀆熊溜出目飴  
丹水出高褚股出嶠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  
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  
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  
塗淵出橐山維濕北流出於燕諸嵇攝提條風  
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



淮南子 卷四  
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閭闔風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寔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

生玄鼇玄鼇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寔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闕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藁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芟者生於



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  
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湏黃湏五百歲  
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  
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  
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  
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湏  
青湏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  
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  
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

牡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  
七百歲生赤湏赤湏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  
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  
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湏白湏九百歲生白  
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  
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  
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



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頊玄頊  
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  
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  
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

淮南子卷四

淮南子卷五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  
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  
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  
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脩除祠位幣禱鬼神  
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麝毋卵毋  
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  
時草木早落國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  
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司空其樹楊仲春  
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

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鴈  
鷦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  
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饗其燧火東宮御女  
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  
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  
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  
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  
稱端權槩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  
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  
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  
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  
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  
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

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  
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  
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  
羊朝于青陽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  
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  
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振  
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  
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



脩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  
田獵畢弋罝罾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  
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載鵯降于桑具樸  
曲筥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  
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  
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忻乃合牦  
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讎九門礫攘以畢春氣  
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  
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

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  
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其日丙丁盛德  
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蛄鳴丘蟪蛄出王瓜生  
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  
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  
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  
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弟行爵出祿佐天  
長養繼脩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  
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  
不滋四隣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  
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

亢中旦危中其位南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  
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  
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  
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脩鞀鼗琴瑟  
管簫調竽篪飾鍾聲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爲民  
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雉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



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  
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日長  
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  
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  
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  
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  
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不  
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  
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樹榆季夏之月招

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巳盛  
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其味  
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  
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蜣天子衣苑黃乘黃騶  
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  
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其畜牛朝于中  
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  
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



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稭鬻厚席  
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  
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  
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  
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  
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墾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  
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  
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  
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

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  
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  
王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  
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  
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



將率選卒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  
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  
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歛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毋  
以封侯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  
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  
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  
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

月官庫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  
旦觜雋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  
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饗  
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  
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  
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  
長老授几杖行桴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



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大小視少  
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以犬嘗麻先  
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脩困  
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歛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  
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  
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  
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  
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

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  
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  
木早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  
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  
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  
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



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  
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  
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  
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  
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  
貢賦之數以遠近地里所宜爲度乃教於田獵  
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駟咸駕戴荏授車以級  
皆正設于屏外司徒搢朴比嚮以贊之天子乃

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  
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  
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  
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  
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飢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  
地分裂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  
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  
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



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  
其祀井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  
食黍與彘服八風水變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  
衣黑采擊石磬其兵鍔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  
以出冬令命有司脩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按  
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  
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

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  
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棧閉慎管籥  
固封璽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節喪紀審棺槨  
衣衾之厚薄營丘壠之小大高庠使貴賤卑尊  
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呈堅  
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  
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  
饗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  
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



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  
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  
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  
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璧中旦軫  
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米益壯  
地始圻鵠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  
服玄王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  
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石磬其兵鍛其畜彘

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  
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  
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  
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  
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熅必潔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  
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  
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  
澤有能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



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  
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蟪結麋角解水  
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  
者涂闕庭門閭築圉圉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  
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  
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鵲  
加巢雉雊雞呼卯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  
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  
女黑色衣黑采擊石磬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  
堂右个命有司大儺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  
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  
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令靜  
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  
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  
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  
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  
祆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  
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五位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  
日出之次搏水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  
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  
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  
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  
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



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  
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  
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  
五穀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  
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舉覆露無不囊括  
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桴鬻養老衰弔死問疾  
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  
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  
誅必罪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貯聚脩城郭  
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  
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  
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  
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  
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按客止交游禁夜樂  
蚤閉宴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



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  
發藏毋釋罪

六合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  
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  
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  
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  
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

不藏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  
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  
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  
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  
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  
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  
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  
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淮南子  
卷五  
製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  
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  
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  
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  
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  
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  
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  
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

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  
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  
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  
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  
而不圯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  
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  
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  
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  
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



淮南子 卷五  
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  
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  
廢殺伐旣得仇讐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  
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  
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  
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  
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  
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  
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

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五

淮南子卷六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  
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  
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  
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  
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  
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



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

至和值偶于人形觀九鑛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嗚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弦絕或



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慧星出或  
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萬民君臣  
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  
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  
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  
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  
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  
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  
尾也故至陰颶颶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

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  
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  
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走  
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  
沉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天道者無私  
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  
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  
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  
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耳



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

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也乃失之其失之也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



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  
若純醉而其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  
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  
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  
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  
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  
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磐巖虎豹襲

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鱣  
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  
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  
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  
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䟽圃飲砥柱之湍瀨遶  
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  
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鵠鷁莫  
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  
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



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諸  
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  
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  
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  
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  
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  
雞於姑餘騁若飛驚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  
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

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  
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  
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  
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  
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  
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  
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  
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  
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



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  
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  
駕飛黃伏阜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  
猶未及慮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  
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  
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

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  
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  
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  
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  
其行躡躡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  
生浮游不知所來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  
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  
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  
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



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

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



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爲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名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淒愴於內廝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

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夏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辨之說除刻削之法去



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脩  
太常隳枝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  
若無覓覓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  
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  
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  
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  
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  
韓商鞅之爲治也桴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  
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  
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并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  
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  
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  
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  
而枯澤受翼而無源者譬若昇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  
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



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六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八冊

淮南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28)
函號	7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淮南子卷七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芡漠  
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  
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  
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  
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  
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  
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  
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  
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  
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  
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

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  
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  
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  
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  
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  
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  
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  
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駿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

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



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值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趨舍

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



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  
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  
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  
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  
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  
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  
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  
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

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  
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  
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  
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  
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  
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  
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  
弗憎也苦滂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  
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滂也亦



淮南子 卷十 五  
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  
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  
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  
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  
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  
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  
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  
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

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  
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  
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  
先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  
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處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  
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  
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  
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



淮南子 卷十  
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  
殄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  
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  
邈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  
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  
効以道爲紂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  
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

澤焚而不能熱也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  
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  
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  
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不  
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冥于太宵之宅而  
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



淮南子 卷之七  
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  
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  
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  
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呬呼吸吐故內新熊  
經鳥伸鳧浴鰻躡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  
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  
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成形而  
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

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  
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紆而  
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  
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  
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  
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  
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  
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  
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



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  
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斲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  
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撝形鹿裘  
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  
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  
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  
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蜺蜉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  
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  
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  
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千頂  
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  
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  
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



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  
倚不拔之柱行不闕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  
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掛心  
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  
害千變萬紵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  
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而冥鳳凰  
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  
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  
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

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  
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  
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  
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  
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  
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  
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脩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

拊盆和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子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箒箠有其井一實



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  
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  
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  
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  
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重  
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侏越  
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跼而諦通夕

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  
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  
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  
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  
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  
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  
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  
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



淮南子 卷十  
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  
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  
周旋詘節舁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  
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  
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  
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  
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  
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

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  
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  
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  
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  
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  
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  
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  
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  
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  
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  
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  
極之野登大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  
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  
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  
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鱉蛇

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  
貪者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  
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  
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  
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  
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  
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  
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



淮南子卷七  
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淮南子卷七

淮南子卷八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



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  
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  
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  
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  
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槌蚌蜃消銅鐵而萬  
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  
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  
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

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  
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  
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拆電霞降  
虐氛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穰穢聚埒畝  
芟野莠長苗秀草木之勾萌銜華戴實而死者  
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棹檐椽題  
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  
陸離脩綯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  
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



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

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呷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



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弗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舞象不知樂也淫佚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  
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  
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  
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  
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  
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  
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  
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  
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

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  
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  
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  
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  
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  
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  
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  
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



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克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辨弗能解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

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蹊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獮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獮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  
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  
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  
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  
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  
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  
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

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民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  
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  
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  
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  
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  
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神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靈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

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于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



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  
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  
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  
者不體陰陽則侵王者不法四時則削霸者不  
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  
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賤不  
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  
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  
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  
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  
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  
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  
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  
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  
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爲真人凡亂之所  
由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  
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櫟林樽櫨以相支持木



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瀾  
減菱杼紆枹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樅錯此  
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  
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減怒瀨  
以揚激波曲拂還回以像隅渚益樹蓮菱以食  
魚鱉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  
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  
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殘

高增下積土爲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  
驚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  
華蟲䟽鏤以相繆紆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  
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  
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  
蘧蔭纏錦經穴以數而䟽此遁於金也煎熬焚  
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  
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  
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



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  
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  
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  
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  
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  
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  
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壤異奇物足以變  
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  
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

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  
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  
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  
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  
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  
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哀絰  
笄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  
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  
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



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憊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

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



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  
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  
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俟  
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  
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  
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  
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

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子卷八

淮南子卷九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不可行之教清靜  
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  
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  
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  
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



淮南子 卷九  
一  
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  
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  
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  
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  
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  
之天氣爲寬地氣爲鬼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  
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  
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

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  
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  
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  
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  
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  
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



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  
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  
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  
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  
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來鳥拊  
枕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  
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  
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

有所刼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  
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  
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  
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  
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  
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  
禁奸暴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  
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鞅鐵鎧瞋目扼拏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

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



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

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



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  
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橈  
不失針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  
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  
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者  
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  
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  
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  
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

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而  
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窮  
困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  
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  
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  
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騊駼孔墨  
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  
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



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  
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脩伸鈎索鐵  
歛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  
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  
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明堂之  
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  
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  
無不成也埽井無黿鼉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

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  
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  
無廢功夫華騶駼駟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  
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  
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  
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後得木而捷魚得水而  
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  
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  
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



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  
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厭君人之  
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  
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  
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  
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  
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  
爲暴者忘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  
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

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  
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  
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  
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  
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  
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  
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  
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  
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



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  
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  
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  
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  
輳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  
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  
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  
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  
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  
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  
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  
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  
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  
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也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



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  
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意清  
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  
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  
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  
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  
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  
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  
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  
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  
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  
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  
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  
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



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不重也能稱其事而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

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鷁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



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  
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  
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  
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  
而民皆處危爭死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  
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  
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  
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

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  
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  
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  
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  
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  
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  
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  
陰考以觀其歸並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  
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



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功迹也主精明於上官  
勸力於下姦邪滅跡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  
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  
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  
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徃主上出令則非之以  
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爲巧詐爲  
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  
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  
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

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駉駉天下之馬驅之不前  
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  
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  
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  
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  
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  
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  
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  
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



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

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流於民而欲用如鞭撻馬也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驚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



淮南子 卷九  
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  
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  
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  
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  
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  
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  
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  
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

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  
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  
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  
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  
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  
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賴於天下是故使天下  
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



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  
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  
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  
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櫓櫂短  
者以爲侏儒枅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  
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  
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  
可棄者而況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  
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

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  
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  
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  
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  
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  
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  
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  
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擘而乃責之  
以閨閤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悅



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刃抵水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

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  
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  
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  
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  
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  
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  
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  
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形犯法者雖  
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

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  
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  
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  
勝道勝則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  
凝滯而不動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稊  
稊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  
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  
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  
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



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緩急之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

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躋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



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駼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才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

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壅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猱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



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

則百官煩亂知弗能解也毀譽萌

不能

照也不正本而反自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兢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



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  
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消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  
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  
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  
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  
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  
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  
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

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  
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  
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  
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  
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  
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利者所持甚小所  
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  
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  
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



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  
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  
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  
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  
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  
鷁鷁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  
帶貝帶鷁鷁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  
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  
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

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  
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  
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之童牽而周  
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  
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  
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  
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  
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



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  
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  
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  
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  
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  
不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  
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  
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  
握穴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

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  
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  
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  
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  
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  
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  
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履  
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



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于下則  
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  
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屑沸肝有  
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  
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跣耒而耕不  
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  
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涿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  
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

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  
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  
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困  
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  
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  
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  
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  
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  
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



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  
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  
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  
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  
枯槁夏取果蓏秋畜䟽食冬伐新蒸以爲民資  
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  
羣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  
獸置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  
水鷹隼未摯網羅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

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  
不得殺鷺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  
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  
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  
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臺鳴燕降而達路  
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  
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鼎中則收斂畜  
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  
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



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  
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  
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  
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  
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  
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  
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  
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  
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智欲圓者

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  
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  
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  
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  
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  
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  
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  
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多能者  
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



淮南子 卷九  
三十一  
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矇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  
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  
鞀過若毫釐而旣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  
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  
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  
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  
謂與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  
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固有之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  
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  
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  
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



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  
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  
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  
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  
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  
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  
不攝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

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  
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  
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  
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  
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  
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  
可不察也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  
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



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遇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

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黹



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  
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  
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  
忠於君無賢愚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  
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  
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  
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  
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技藝曲備而

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  
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劒不智而辯  
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  
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  
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  
可與利器魚得水而遊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  
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  
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  
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  
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  
爲也釋已之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  
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  
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  
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  
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  
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  
故弗得也

淮南子第九卷

淮南子卷十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  
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  
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  
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  
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  
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



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  
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  
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  
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  
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  
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  
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  
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  
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

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  
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  
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  
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  
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  
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  
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  
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



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  
忘罰故能諫見貴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  
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  
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  
禹無廢功無敝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  
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  
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  
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  
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

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  
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  
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  
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  
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  
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  
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  
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  
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



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  
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  
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  
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  
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  
接而不可以昭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  
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  
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

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  
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  
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  
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  
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  
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  
賴其功者若夫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  
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  
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



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  
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  
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  
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斷戶無一尺  
之榱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  
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  
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  
情甚乎呌噉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  
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清以先之也動於上  
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  
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  
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  
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  
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  
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



淮南子 卷十 王  
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  
故人之其其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  
怛非正爲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  
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  
之不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廢起之不  
能使爲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  
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  
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  
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

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  
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  
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  
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  
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  
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飧表其閭趙  
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  
感恩接而惜怛生故其人人深俱之叫呼也在



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  
惜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  
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  
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蹢躅焉往生也故至  
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  
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  
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  
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剥之不  
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

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  
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  
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  
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其樂之者  
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  
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  
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  
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



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

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目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矣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若發若而後快  
故唐虞之舉措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  
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  
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篴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  
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  
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  
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  
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

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  
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  
擊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  
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  
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  
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  
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  
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  
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



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悅如鵲之好聲熊之好經  
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  
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  
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  
天非爲武王造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  
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  
本乎小人君子亨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  
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  
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  
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  
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  
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  
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  
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  
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  
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



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

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於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脫其所苦則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



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昭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

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



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  
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  
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  
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  
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  
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其甘之者也同  
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  
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  
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

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  
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  
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  
罰非以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  
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  
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  
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  
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



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  
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  
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  
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  
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  
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  
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  
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  
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

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  
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遵  
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  
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  
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  
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  
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  
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  
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黨以羣



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獫狁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

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以廣應也甯戚繫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幾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  
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  
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則  
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  
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  
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  
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  
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  
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

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  
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  
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  
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  
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  
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  
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  
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  
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



淮南子 卷十  
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  
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  
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  
亡昔者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  
乎澤德彌麓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  
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  
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  
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  
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  
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  
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  
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  
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  
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  
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  
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辟禍若恐不免蒙塵  
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



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  
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  
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  
繩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  
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  
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  
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  
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  
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

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  
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  
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  
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  
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第十卷

淮南子卷十一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  
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  
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  
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  
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



者恭敬而伎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

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紈必有管屨跣踣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螻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



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奸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

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濶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



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

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



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宜其  
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  
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  
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於地負者走澤方者  
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  
而穴狃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  
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  
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

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  
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  
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  
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  
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  
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  
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  
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



得清明者物或壞之也羗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練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石藏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



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  
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  
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  
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  
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  
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  
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  
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

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弗失萬物之情  
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  
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  
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  
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遍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  
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  
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  
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



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  
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  
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  
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  
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  
劓髮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  
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蹠

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  
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  
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  
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皮弁搢笏  
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  
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  
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  
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



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犴羊之裘韋以帶劔威  
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  
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結軌乎遠方之  
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  
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禮  
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  
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  
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

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悲哀抱於情葬  
殮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  
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  
繁升降繫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  
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  
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  
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  
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  
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



於槁骨腐肉也故葬殮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  
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  
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  
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  
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  
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  
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  
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  
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

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  
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嬰  
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  
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  
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  
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  
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  
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  
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



淮南子 卷十一  
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  
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  
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  
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  
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  
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  
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  
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

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  
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  
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於一旣出其  
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  
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  
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  
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  
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



淮南子 卷十一  
纏以朱絲尸祝禘祫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  
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夫有執貴之故當  
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  
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  
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朝  
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  
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  
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鑣挿知三年非一  
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

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  
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  
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  
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  
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  
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  
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



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

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今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雉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



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醎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樾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

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剗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剗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鈞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鑊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



淮南子 卷十一  
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  
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  
中可以爲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  
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  
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  
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  
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  
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

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  
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  
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  
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  
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  
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  
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  
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  
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



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  
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  
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  
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  
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  
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賓出密  
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  
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  
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

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  
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  
益親身䟽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  
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  
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  
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  
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  
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  
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



競走譬猶迷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

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析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脰者使之跖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



辯辭給人知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  
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  
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  
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  
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  
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  
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

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  
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  
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  
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虓飛  
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  
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  
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  
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



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  
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  
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噉獸窮則  
卑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  
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  
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釣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  
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

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  
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笏以臨  
朝武王旣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  
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  
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  
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  
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  
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  
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



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  
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  
顏合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  
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  
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  
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  
騏驥駟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  
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  
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

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  
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  
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  
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  
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  
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  
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  
必以死生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  
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



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鰕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

此相爲論譬猶氷炭釣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



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

威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



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  
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  
含菽飲水以克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  
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  
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  
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  
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

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  
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  
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  
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  
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  
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  
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



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淮南子卷十二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



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  
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  
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  
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  
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  
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  
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  
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

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  
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  
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  
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  
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  
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  
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



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  
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  
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  
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  
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

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  
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  
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  
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  
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



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  
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  
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  
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  
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  
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  
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  
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閔子曰無  
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  
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  
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  
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蓄缺  
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  
將爲女居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  
卒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  
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  
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  
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  
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  
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  
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  
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  
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謫疾言曰寡人所說



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



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蒐後趨  
則頓走則顛常爲蚤蚤駉驢取其草以與之麀  
有患害蚤蚤駉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  
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  
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  
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

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  
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  
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  
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  
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  
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  
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



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  
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  
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  
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  
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  
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  
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戚欲干齊桓  
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

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  
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  
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  
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  
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  
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  
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  
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



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  
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  
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德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  
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  
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  
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樞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  
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  
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  
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

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



躬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  
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  
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  
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  
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  
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  
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  
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

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  
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  
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  
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  
君王許之今不果徃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  
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  
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  
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  
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  
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  
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  
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  
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  
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

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  
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  
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  
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  
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  
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  
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



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



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

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



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

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



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  
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  
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  
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  
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

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  
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  
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  
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  
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



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

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



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  
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  
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  
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  
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  
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  
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  
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  
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

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  
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  
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  
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  
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  
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



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喏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



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  
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  
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  
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  
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

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  
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  
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  
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  
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  
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  
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  
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淮南子 卷十二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  
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  
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  
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  
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  
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  
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

其一日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  
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闕至  
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  
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  
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  
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



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齧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與也若我南遊乎岡寰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

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抔治悖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蟻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



淮南子 卷十二  
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



朝而立到杖策鋟上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  
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  
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  
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此之謂也秦始皇得天下恐不能守發  
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  
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

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  
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  
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  
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  
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  
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  
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佗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佗非謂柅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佗非瞋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

可刳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佗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



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子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



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  
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  
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  
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  
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  
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  
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

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  
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  
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  
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  
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



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  
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  
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  
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  
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  
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  
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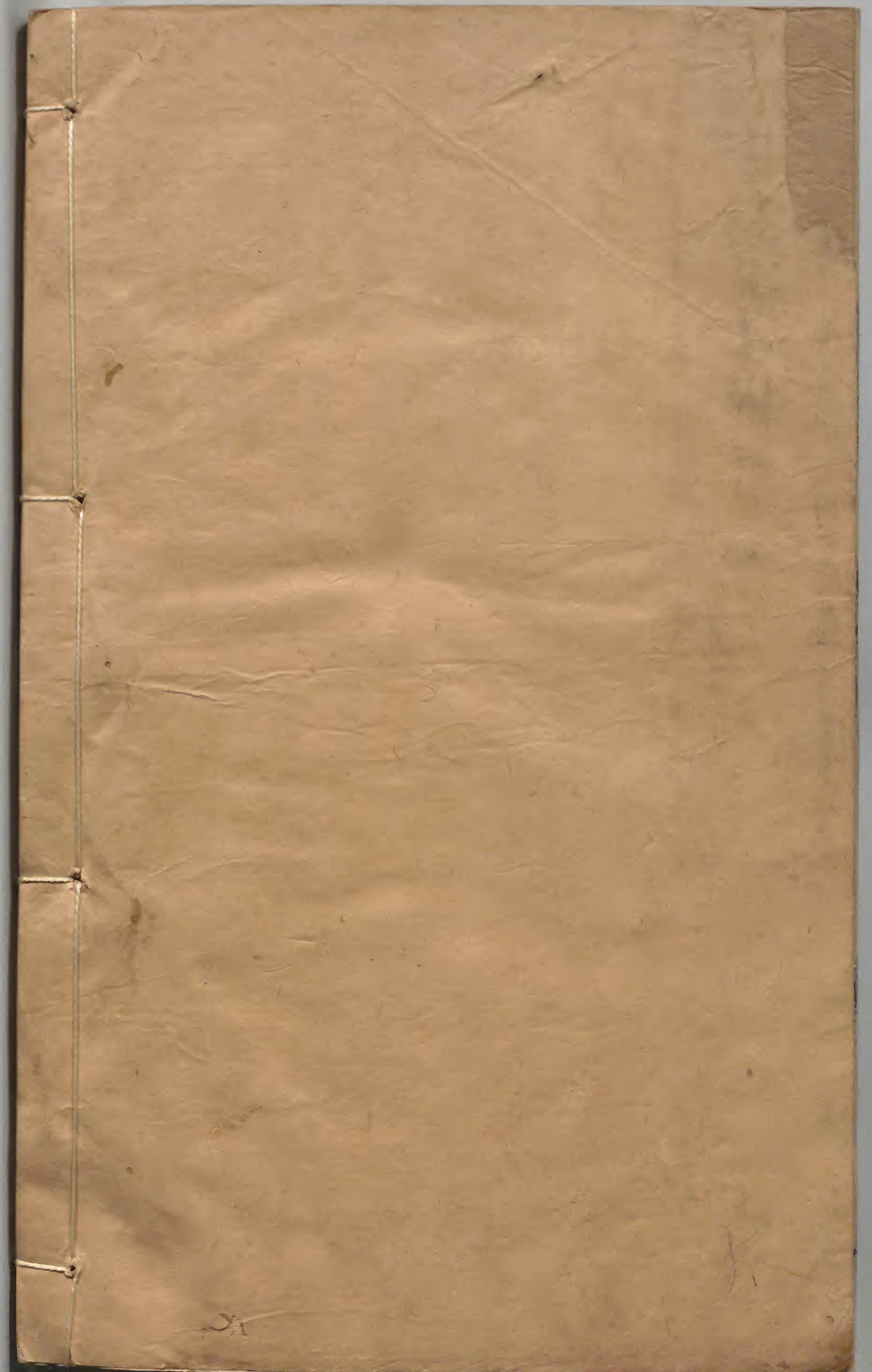
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  
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  
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  
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  
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  
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  
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  
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  
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



淮南子卷十二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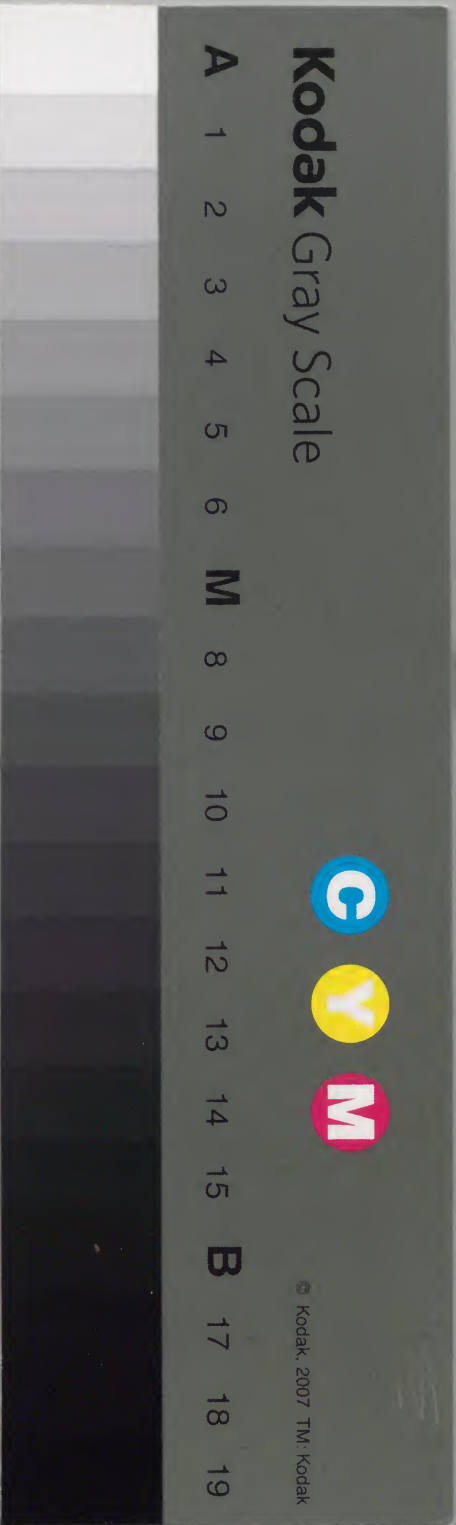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九冊

淮南子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	29)
函號	田	94 2





淮南子卷十三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汜論訓

古者有鑒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  
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  
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  
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  
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蚩聖人乃作爲之



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  
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  
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  
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  
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  
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乃爲靽躋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

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  
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  
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  
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  
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  
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  
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主於中而以知短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



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  
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  
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  
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  
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  
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生之詩書不若聞得其  
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  
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

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  
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  
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  
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  
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  
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  
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



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

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鑿策鑕而御馭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



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禹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

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



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  
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  
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  
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  
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  
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  
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  
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  
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  
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  
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



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樵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主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清廟干 卷十三 九  
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  
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  
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服之民是非各異習俗  
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  
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  
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  
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

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  
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  
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  
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  
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鐫戍入  
芻藁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  
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  
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  
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



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

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雄雌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



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盟焉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

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  
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  
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  
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  
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  
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  
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  
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  
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行固塞  
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  
者迴也使我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  
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  
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



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  
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  
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  
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  
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  
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  
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  
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

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  
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  
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  
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  
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  
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



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與立未可以與權也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

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長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靽鞢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喏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故堯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窅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

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



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  
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  
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  
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  
平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  
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  
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  
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

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  
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知道逃走不死其難  
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繲綫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  
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  
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



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

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



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人則任以人力  
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  
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  
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  
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  
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  
其位之卑賤事之汙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

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  
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  
於縲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  
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  
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  
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  
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狼  
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  
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於石美之於惡則  
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  
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  
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  
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  
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  
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

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  
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  
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  
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  
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  
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  
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  
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  
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



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

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



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  
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  
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  
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  
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  
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  
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  
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

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  
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  
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  
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  
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  
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  
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  
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



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  
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  
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  
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  
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  
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  
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淦階之卒  
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  
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

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  
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  
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  
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  
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  
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受  
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



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噪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



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嚮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大祖輶其肘枕戶櫛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喪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輶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者也離者必  
病故托鬼神以申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  
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  
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  
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  
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  
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  
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  
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  
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  
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  
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  
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  
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  
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  
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

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研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



淮南子卷十四  
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  
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螫  
虫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  
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  
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四

淮南子卷十四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  
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  
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  
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  
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無形于有有



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  
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不  
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  
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于虛無動於不得  
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  
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于德而見  
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  
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于

不形藏迹于無爲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  
棗子路菹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  
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  
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來射獫  
狁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  
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  
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  
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



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  
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  
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  
適性情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  
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  
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  
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  
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  
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

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  
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  
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  
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  
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  
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  
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  
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  
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



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  
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  
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  
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  
閉而外多知爲敗母視母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  
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  
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  
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

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  
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  
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  
累于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  
之皮弊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  
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  
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



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舡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于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

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



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  
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  
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  
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  
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  
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

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于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  
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  
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  
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  
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



淮南子 卷十四 六  
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  
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  
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  
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  
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  
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  
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  
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

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  
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  
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  
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  
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  
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  
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  
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



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于爲善而立名  
于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  
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  
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  
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  
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  
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  
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  
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

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  
已焉則免于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  
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  
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于陽常  
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  
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  
捨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  
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  
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



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擒迹于爲善而息名于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

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鍾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



淮南子 卷之四 九一  
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于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

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



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物者正氣也重於  
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  
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  
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  
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  
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

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于性也此  
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  
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  
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  
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痼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  
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  
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  
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  
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



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

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修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減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  
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  
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  
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  
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  
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  
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  
而足物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  
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

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于  
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  
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  
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  
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  
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  
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  
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  
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



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神勞于謀智遽于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  
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  
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  
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  
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  
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

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  
異而不見恠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  
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  
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  
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  
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  
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  
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何則勝在于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



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欲也是故減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而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牖不收于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

夫百晦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



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壁未受者  
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  
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  
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鬪  
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  
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  
制先靜之制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鬪行繆  
改終身不悟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

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圓之中  
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  
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  
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  
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  
牀衽簾弗能安也菰飯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



管子  
卷之四  
十六  
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窮寧居安遊  
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  
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  
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  
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  
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  
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  
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  
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嗾

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  
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于都者  
常大于鄙始于樂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簡者其  
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穀以相饗卑體婉辭以  
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闐闐而相傷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  
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  
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  
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



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于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冰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翟簞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太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

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于已質有之也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



故利不動心名利克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  
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  
以上至于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消  
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  
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  
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  
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  
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  
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

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  
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者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  
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貴  
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  
必反諸神謂之太冲



淮南子卷十四終

淮南子卷十五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  
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  
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  
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跣喜而相戲怒而相  
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  
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脇弱而



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  
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  
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  
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  
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  
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  
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  
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  
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

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  
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  
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  
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  
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  
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  
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



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傳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焚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

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



渴而求飲夫有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漸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

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



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  
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  
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  
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  
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  
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  
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  
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  
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

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  
不窺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  
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潏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  
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  
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  
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  
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  
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  
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



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  
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闢獵者逐  
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  
闔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  
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  
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  
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  
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  
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用

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已用所  
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  
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  
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  
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聚主賢將忠國  
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  
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  
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竒正之變察行陳解續



之數維炮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  
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  
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  
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  
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  
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  
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賚之數背向左右之  
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  
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

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  
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  
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  
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  
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  
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  
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



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郢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

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鏃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鏃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



閭左之戍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焦  
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戍卒  
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  
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郟擗笮奮擔鏹以當  
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沸  
螳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其頭而墜  
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  
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  
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  
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  
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  
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  
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  
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



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

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屈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



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  
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  
無形出于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  
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  
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  
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  
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  
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  
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

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鞀昧不給撫呼不給吸  
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  
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  
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  
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  
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  
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  
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



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  
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  
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  
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  
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  
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  
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  
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  
鳥之羽若蜥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

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  
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  
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  
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  
固已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  
因勢將克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  
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  
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  
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



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  
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  
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  
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  
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  
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  
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措得失莫  
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  
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  
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  
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  
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  
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  
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  
形見則勝可制也方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  
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



淮南子 卷五  
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耀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

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絰網羅魚鱉不動不掇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  
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  
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拵萬人之  
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  
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  
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  
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

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  
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  
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  
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  
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  
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  
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  
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  
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



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擒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罟設也爲魚鱉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

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眇眇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



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傳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箇輅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蟾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于革盾

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圓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措疾此世



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于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于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

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



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  
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  
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  
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  
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  
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  
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

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  
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  
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  
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  
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  
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  
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  
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饑飽故戰日有期



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候饑寒故其死  
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  
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  
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  
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  
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  
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  
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  
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

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  
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  
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  
旣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  
彈琴瑟聲鐘竿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  
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  
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  
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  
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



淮南子 卷之五  
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嗑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彗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

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



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林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

擣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蟬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楊塵起竭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鎗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克幹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



淮南子 卷十五  
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  
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  
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急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  
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  
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  
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  
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  
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  
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

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  
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  
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  
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  
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  
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  
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  
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  
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



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  
諛僥倖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  
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  
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  
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  
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  
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  
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  
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

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  
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  
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  
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將已受鉞斧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  
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  
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  
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也



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

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五終

淮南子卷十六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  
無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  
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  
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  
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



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  
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于無  
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  
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  
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爲  
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  
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  
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  
岸不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  
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  
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爲者不  
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  
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  
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  
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  
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卧止念慮則有爲  
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



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  
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鸞鵲能言而不可使長  
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  
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  
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  
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  
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  
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

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  
光也故未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  
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  
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  
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  
相賊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  
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  
里不見壘堞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于不測是



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  
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  
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  
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  
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  
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出於山淵  
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  
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  
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

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  
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  
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  
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  
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  
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  
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  
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



下不可以坐倚墻之旁不可以立執獄宰者無  
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  
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  
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鍵淳  
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  
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  
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  
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  
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

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于釣矣而不善  
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  
鐘音克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  
若近者今日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  
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磐石之上磁石能引  
鐵及其於桐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  
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  
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  
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于上則羸蠃應



于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棧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于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于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鷄知將旦鶴知夜半

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不求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



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以循  
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  
脂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之百  
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  
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  
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  
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  
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  
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

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  
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  
矣死生相去不可以爲道里楚王亡其猿而林  
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  
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  
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  
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  
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以存而不



知身之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

累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友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芻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不愛唾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



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竭而走  
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  
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  
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  
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  
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  
之於十步貫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  
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爲  
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

知非大智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  
而負籠甚可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  
杼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  
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  
取龜發屋而求狸握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  
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鰲而  
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鎡邪而爭錐刀用  
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  
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



蹟愈于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  
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  
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  
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  
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  
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  
而知爲舟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  
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僇足而追狂人盜財而  
與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

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止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  
無千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  
無錙錘之璣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  
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  
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  
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  
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  
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



淮南子 卷二十六  
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

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止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蹶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得也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有先中中者也曷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



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刼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

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門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



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馭屯犁牛既耕以耨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

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郊而求晨夜見麋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弃其招簣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



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  
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  
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必忠也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明月  
之珠出于蠨蛸周之簡主生于垢石大蔡神龜  
出于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銖之冠履百金之車  
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  
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此皆學其  
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耀蟬者務在明其

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  
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  
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  
集好戈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  
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  
而脫其轡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  
烹牛而不塩敗所爲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  
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  
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滄泥之中雖



淮南子 卷之六  
廉者弗釋弊軍醜醜在衽茵之上雖貪者不搏  
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  
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  
得失同喜怒別爲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  
入淵爲猿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  
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  
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  
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  
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

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  
足蘧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  
者寢席醫之用鐵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狸  
頭愈鼠鷄頭已瘰蜚散積血斲木愈齟此類之  
推者也膏之殺鰲鵠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  
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  
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  
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必  
食其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



不尅物固有以冠適成不逮者視方寸于牛不  
知其大于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  
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  
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  
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顧活  
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  
以濡木鞆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  
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羗截玉媒但者非學謾  
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

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  
其倖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  
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  
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  
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  
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  
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  
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  
躡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



淮南子 卷之六  
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黻黑舅犯  
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  
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  
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  
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  
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  
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  
言狗生娶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  
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

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  
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  
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  
身見殆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裨  
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侏儒問徑天高于  
修人修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  
凡問事必于近者寇難至蹙者告盲者盲者負  
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蹙  
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于買者曰



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  
爲小義者介虫之動以固貞虫之動以毒螫熊  
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  
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  
今沐者墜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  
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擻不正而可以正  
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  
齊知貴撻得之同邀爲上勝之同遲爲下所以  
貴鎡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靡勿釋牛車  
絕鱗爲孔子之窮于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  
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淮南子卷十六終



